

義安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編幸許
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以熙帝載
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二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

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勲屏建茲海內所
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
以下臨喪葬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廼與邦
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位銘贊之意遂樹斯石用監
於後其辭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
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

已樂存事親雖處畝畝天子屢聞廼隆郎將陪帝作
鄰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
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
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尠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
虧朝誰與詢熒熒小子號泣於旻勒銘表德久而彌
新

聚星亭畫屏贊

宋朱熹

倚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
卷舒自我是日庶幾無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

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
荀季和氏連峰對起麗澤潛滋愛而不見有黷其思
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子以出青芻黃犢
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藜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
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
布席開尊清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
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
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髡髦兩稚亦寘膝前
原深木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

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
攸乃附曹羣亦志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罔極
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
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
獨慨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重修城隍廟碑

王璿 邑人

葛邑東門內有廟曰城隍自古帝王分茅胙土建邦
設都有是縣則有是城隍一邑之中萬人之命賴以
安之百里之疆賴以保之禦災捍患予以奠斯民而

固國本也我太祖皇帝卽位之明年於長葛縣城隍
新其命封以監察司民城隍顯佑伯蓋天地闢山林
川谷皆有其神聚一方之民而爲高城深池以衛之
則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當重也三年
六月內屢降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閒雜神道其廟宇
俱如公廨設公坐筆硯如守令其壁繪以雲山兩廡
亦如之夫城隍見于開元以後當塗有記未聞有甚
加崇重者惟我太祖高皇帝恤祀德純旣以其神附
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京尹主祭于京師府州縣

則守令主之其或廟宇傾壞不克修完以竇神靈者
有司弗克追其咎蓋天下事成于有統敗于無倡葛
之城隍廟歲久凋敝棟楹摧折甍瓦破缺邑民久欲
修葺無爲董率皆因仍不舉上負高祖崇重之意下
失斯民瞻仰之心惟正德十三年知縣榆次趙公禎
至廟展謁兢兢然日制詞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置
守令以司民于昭昭之際設城隍廟以司民命于冥
冥之中而以鑒察司民名焉今廟宇傾頽如是是民
之罪也令之責也予與爾民亟修之可乎民僉曰善

民久欲修葺以無主倡者乃然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於時義官張大會知印范繼先捐其金壽官魏鐸劉琨董其役邑民多與贊助自是鳩工庀材經營修理向之棟楹摧折者今更新之向之甍瓦破缺者今補完之殿寢則塑粧其像肅威嚴也兩廡則分別其司昭勸懲也且黜聖金碧煥然一新允足以壯神之威而聳人之敬也夫工竣特請紀其事于石以垂不朽余因序其始末以應之非我邑侯趙公奉神惟謹規爲有方何以不勞民傷財而起千百年之

偉觀也哉事神治民公可謂無間焉是爲記

重修鄭大夫子產廟碑記

邑令鄭惟颺

春秋時鄭爲小國然桓武佐王而緇衣作國僑執政而誰嗣歌長葛蓋鄭之湯沐邑也有子產廟二焉其一在陘山介新鄭之間爲子產墓所其一則城西五里崛起高岡躡百級而上廟處其中嗟峩孤峙舊奉明禋不替予戊午承乏茲土將以次修治而更新之不幸罹先人之痛不遂厥志邑文學郭子夢揚家在岡之下世紹文行慨然鳩工廼塗廼茨載聖載獲葺

之翼如增之燿如神靈闕恤以妥以侑遂造予而請
曰維姬之公孫安知非滎陽水木且古遺愛也恭敬
惠義君子道存博物洽聞又才與德之萃也公其勒
詞以永附諸石予蹶然興曰有是哉吾子之不忘先
賢如是其勤且大也夫公孫僑以有道名卿輝炳于
古今其鄉之俎豆圮而弗祀無乃有土之責而里中
士大夫之恥乎况葛邑四郊少名山大川一阜歸然
襟帶洎流拱揖陁隧中原膺膺攬同指掌風日晶燦
雲烟萬狀亦一形勝之區也今試與子望古遙集南

眺楚雲紛若組練西緬秦關乘葦索賦其成有瘳焉
北觀三晉太行笏隱儼與韓子羊舌大夫輩辨難往
來語琅琅未休也東魯蒼茫邈泗瞻嶧紵衣縞帶聖
哲之流風其猶在乎且鬱然者曩之田疇也熙然者
昔之子弟也何弗舉宜吾子之嘆而慕也詩日以似
以續續古之人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郭君洵可
謂不忘先賢而所期於後人者至深也於其請拜手
爲之記而系之以辭曰高阜嵒嶙兮公孫之惠仁兮
高岡崩劣兮公孫之錫爾極兮神棲遲兮摺笏巍兮

維千百履兮懷茲碑兮

重修子產祠募義引

黃朝薦

邑進士

公孫大夫之祠見於葛邑者有二其一在縣治西五

里許其一在城西四十里陘山相傳皆其墓云其五

里許者至今猶巋然有廟存焉然莫考厥自晉杜預

有言常以事過邢山山上有塚子產之墓在焉其制

居山之頂四望周達而東北向新城隧道塞其後而

空其前不填示藏無珍寶無取深重也山多美石不

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塚藏貴不勞工巧而此

石不人世用也迄今陞山之巔古蹟尚存亂石猶纍

纍其後而廟其前夫葛爲鄭下邑則此山爲鄭大夫

藏骨之地無疑矣邢陘其以同音相誤乎或曰陘者

山之盡也山窮水盡形家所忌詎知子產之徽懿孔

子猶亟稱之自是乾坤間氣所鍾而必規規焉祈靈

于一隅之山水失公孫氏卜兆之旨矣其山介在鄭

葛之間廟貌昔曾爲劉太公所修葺歲久頽敝劉君

諱禎遠承先志欲重修之乃猶耻獨爲君子布告同

人共襄盛舉屬薦言以爲募端常攷祀典記曰先世

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大夫千古遺愛自非淫祀者
比本記云其墓四望周達而東北向新城志不忘本
也夫葛承大夫爲政首善地子弟田疇尚在忍見其
敗屋頽垣不蔽風雨遺厥本乎劉君于兵燹之餘欲
釀金鳩工毅然修之會見垣墉墜茨樸斲丹雘次第
重修其一念之不忍亡者子弟田疇之本也義也卽
弓冶箕裘之本也孝也孝且義天地神明尚可感格
矧一時君子有不以義氣相嚮應者吾不信矣

重修漢太傅卓君廟記

李

鉉

邑人任阜
城縣

葛邑之東距城十餘里周道之左崇岡之上有廟曰
漢太傅卓君廟按漢書君南陽宛人也姓卓諱茂寬
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
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
與君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力行仁
政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
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密人老少泣
涕隨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之初首先
訪求君君時年七十餘詔爲太傅封褒德侯夫君以

漢哀平間爲密令迄今蓋千有餘年矣尚使人思慕
愈久不忘在在立廟以祀而况于當時者乎是非深
仁厚澤溥及鄰邑烏能至是嘉靖辛卯春久旱官民
殷憂邑侯王公奇率吏民往禱祠下是日卽大雨夏
末秋初中州處處飛蝗蔽天王公復詣禱之其蝗飛
去葛土獨不被其害民獲豐登之慶巡撫藩臬諸公
皆驚異稱獎邑中縉紳士夫有蝗不入境之慶歌於
戲是固王公精誠所感實卓君靈應之殊功也是時
祠宇敝壞王公遂命鄉耆張廷珍羅夏民等修之公

首捐俸爲倡寮案師儒及邑士夫咸助貲焉張廷珍
捐金居最且董其事期月羣材畢集卜日命工立正
殿寢堂神厨門樓周圍垣墉無不具備工始于辛卯
冬十月朔日告竣于次年春三月耆衆請余曰廟成
矣煩先生爲文以紀其事可乎余曰卓君昔爲密令
德政乎民史稱循良列在祀典也遠矣于今靈爽在
葛有感必應爲民禦災捍患有如此厥功偉焉新其
廟豐其祭以降報功之典勒諸貞珉以貽後人俾相
繼而修葺之孰曰不宜卽我王公殷殷事神庇民之

至意亦並傳不朽焉固與媚邪邀福者大不侔也是
爲記

先賢陳文範先生祠記

連

格

禹州人官
至大中丞

長葛西行五十里曰張史保漢陳先生故里有祠在

焉不知創自何代先生常爲太丘長稱先生曰陳太
丘稱祠亦曰太丘祠不敢稱名以示尊也然祠於其
鄉而稱以官未善也先生卒時赴葬者三萬人私謚

文範宜從其謚稱文範祠稱祠以人稱人以謚祠以
人久人以謚重於義協矣正德間祠廢不治里人焚

昇倡義修之萬曆己卯又廢焚萬復修之于高先生
之義而論其世蓋粹然有道之人也漢自孝安而下
漸衰以弱至於桓靈繼體主荒政亂宦寺專權國命
將絕天下名士各負高氣樹立風聲志在匡時而疎
于學術其強者忼憤朝紳橫議時政驕恣倖直釀成
黨錮之禍其弱者耻嬰冠紱甘足丘園絕俗離塵養
成清曠之節非不足以激揚名聲鼓動風俗使天下
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相與置號者二十四人
立劇顧俊及之名氏者三十五人死徙廢禁者六七

百人辭所連及二百餘人而先生與焉遭時昏亂大
人休否雖不能挽回世變救時立功敦信明義亦足
以攜持人心維風振俗諸子卓然不羣之行良可尚
矣然以聖賢處此必有順正之方中庸之道縱不能
回天安上撫時正民庶幾可以自免而諸子有輕死
重氣立異爲高矜名憤賢不無賢智太過之弊况當
其時紀綱乖紊天下滔滔而諸子者各樹朋徒互相
譏揣區區隻手欲障江河多見其不知量也予獨愛
先生藏用于清濁之間如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和光同塵雅俗無失道甚弘矣而先生遜言危行
遠怨于人與林宗同是所謂大直若屈上德不德者
也大獄一與人多求免范滂再罹黨禍罪不逃刑節
甚偉矣而先生恐衆無所恃特出請囚與范滂同是
所謂以身殉道成仁取義者也至于張讓父死名士
不弔而先生獨往焉高倫用吏而先生乞從外署不
以累倫其他化誨鄉閭感悟盜賊頗存忠厚之風治
化清淳進退優裕雅有寬綽之度以若所爲不狂不
狷有爲有守其在聖門特負中行之道者非先生其

誰與維時海內名士盛于一時而先生父子李膺杜
密韓韶荀氏父子賈彪鍾皓皆潁川人盛于一方元
方季方二君皆先生子盛于一門父子兄弟世濟其
美同時旌命羔雁成羣范氏稱其據于德安于仁行
成乎身而道訓天下以今觀之千載儀型萬邦爲憲
况于其鄉可無祠乎樊萬繼父修祠而更爲伐石徵
文不媿先生鄉里之後矣予慕前修僭爲序述將復
于守令著爲祀典庶幾尚德崇古之意先生名寔字
仲弓家出單微而在稟至德益以天縱之厚云

改建白樂天祠像記

李重素

邑舉人

嘗聞敬神設教先王因天理之自然尚德崇賢君子
識民彝之不泯自非識力宏深無由勝任而愉快也
邑浴西南三十里有宮名白樂天先生墓于
斯也夫葛萁爾邑耳而竟爲高賢棲身之所其有光
於僻壤多矣而或以墓不在葛爲疑者非也稽之載
籍白氏先爲太原人其後遷居新鄭生樂天於東郭
里舉進士孤忠高節炳耀汗青自宦遊以迄告致廬
洛香山咸標芳躅而其家初未離乎鄭葛間汴河感

舊之詩固有可考而知者已晚年築室茲地相傳遺
址尚存土人猶呼爲白村卒而墓於其側鑿鑿有據
郡乘所紀安可誣也且其地岡巒廻抱流水深環卽
以堪輿家言亦鬱鬱一佳城焉其爲樂天之墓復何
疑哉昔曾建祠其上歷經修葺第世代遷流碑蹟湮
沒荒烟蔓草之中不可復考鄉之好事者遂修真武
行宮乃其實猶未盡泯也故仍稱爲白樂宮云余弱
冠遊其處覽先外祖馬公希周碑文愴然有改正之
意而力不能逮未克如願甲子冬余將公車北上適

耆民宋世英張聚德來言曰唐樂天公一代名臣千

秋高士卽其履遊所至猶足曠世相感况宅兆攸存

神所憑依而可無一椽以奉香火乎表章前哲端有

所賴余聞而義之爰爲請之邑侯李明府首捐俸以

爲衆倡於是縉紳先生義氓善士各輸資粟有差諏

吉興工欣欣焉神效靈而人敏事矣間有一二庸愚

之子迷謬相阻賴張君好學深思心知其義堅爲舉

行閱歲而告厥成焉建祠三棟供俎陳也繪像一龕

肅瞻拜也鐫石於門題詩於壁期以示後人而傳永

久也復從茂才黃子光祚議修真武廟於前面規制
視舊宏麗敬神尊賢之道兩全無失而千年勝蹟亦
一旦改觀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歷久而不容
泯滅者歟然宋張二君之識明力定厥功亦云懋哉
後之君子幸勿爲流俗所惑時加修葺俾與青岡碧
水常爲流峙則景仰前徽維持名教其功又後來居
上矣是以爲記

募建白樂天祠像文

黃光祚

先儒白公樂天才稱俊雅名擅風流當翰苑之初登

際元和之始政正言讜論直聲凜凜於楓宸陳善納
忠鴻業昭昭於竹簡李絳立朝大節已傑同調之憐
元稹中道改絃應抱齊名之愧八關十太子○離無
聞九老廿二人唱酬有素滌水濯雪韻流樂府以規
時醉月坐花典託酒鄉以完節武廟重其雅望蘭薰
之名猶覆於金甌文饒嫉彼孤高桂薑之性益傳於
銀管昌黎伯陵雲正氣同時奚讓晉國公返日奇勲
易地皆然况夫紅淚青衫之致遺艷琵琶朱櫻碧柳
之吟留芬齒頰半世優游蘭若情類逃禪一身笑傲

烟霞號爲中隱共識宗工韻士允推高節名臣宅兆
棲神洵有光於桑梓泉臺繪像期永誌於松楸敢丐
諸公共襄善舉謹三薰而百拜祈一日而千秋

黃公神道碑

大學士李東陽

湖廣長沙人

比歲都察院右都御史黃公有疏請老朝廷尉留之
公請不已乃許致仕令有司治驛歸嗚呼歸有日遽
以疾卒於寓舍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二日也公諱紱
字用章其先河南封丘人元季兵亂曾祖思豫攜家
寄湖廣沅州國初從三帥克復雲南占貴州平越衛

籍祖諱秀考諱中俱贈都御史公少補衛學生正統
丁卯合試雲南鄉闈名第五戊辰登進士第初命爲
行人久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進郎中嘗署部事陞
四川布政司右叅議督糧兼理兵備松潘地險番夷
出沒餽道阻戍卒多餓死公撫士通餽嚴立賞罰
或出兵勦寇至冒矢石以行闔境無事遷左叅政出
行屬縣有被誣爲盜者逮繫凡三十人久未決公潛
察其寃辨釋之民競稱快進右布政使督建昌銀課
公以所費倍所產特奏免之轉湖廣左布政使每歲

京課銀九萬兩會修南京國監賦銀亦不下萬兩公
念歲歎不忍取民悉以實帑餘銀代納自餘節縮浮
費凡所積視昔倍多妖僧繼曉歸鄉祭掃大張聲勢
公竟擒于獄未幾拿赴京師斬之中外服其明決蓋
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以來稱久次者莫之或過而
其名愈著不衰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公增築邊
墻移改驛渡邊人皆利之叅將郭鏞違法過多公劾
奏提問巡按御史勘實覆奏斬之公生平執法門無
私謁南京戶部尚書闕太傅吏部尚書王公據實素

知公與諸大臣會薦之以副都御史經拜尚書者殆
近時所未有也先是浙江福建湖廣江西諸布政歲
入錢鈔多因緣爲奸公請折銀課行之至今尋改南
京左都御史越三年而致仕公性嚴介不容物遇事
輒徑行已志無所顧慮亦爲時所忌或諷其崖異卒
不爲變此王公所爲知公者也公娶孫氏戶部員外
郎鏞之女封宜人贈淑人繼娶魯氏封淑人孫出三
子楫霖彬女一適刑部郎中門相長子魯出二子杞
桓杞以恩例爲國子生先公八日卒一女尚幼孫一

應鶴公雖歷諸藩老念河南桑梓故地地且善仍營
故里將老焉乃以楫霖俱補府縣學生彬舉鄉貢進
士其卒也年七十有一上聞傷悼遣官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皆如制諸孤預致書狀介其戚人戶部主事

侯士賓請余爲公墓表乃卜明年甲寅十二月十一
日葬公長葛馬陵之原以成公志嗚呼我銘銘曰翼
翼南都並建朝署中臺屹屹彈壓曹吏公居其間地
望實崇垂紳執簡有大臣風自少及老閱所嘗試十

益四朝殆盈五紀保躬完名于室之成天不終壽七

表亦盈生歸死葬公有治命汴州故墟卜乃天定誌
有人物宦寓各殊後人求公當不一書我銘非史以
識終始百世之下庶其在此

長葛邢公子死難傳并讚

劉理順

甲戌
狀元

長葛陷文學邢爲法諸人死之初賊攻破禹州屠戮
甚慘法家奴泣告賊衆勢大日暮來攻孤城何恃不
如行也時法率弟文學爲憲方與孝廉孟良屏李青
芝明經黃朝聘諸人勵衆約法誓同死守叱其奴曰
爾輩烏知大義及賊四面合圍法等分城捍衛有潛

說邑令者曰事急矣投見可免邑令乃縋城下持印
入賊營告賊曰欲開城迎柰主守者孝廉孟良屏等
並諸生邢宦之子也賊怒割刈大樹實墮刻期雲集
勢不可支賊旣入城縱兵肆殺是時諸人皆失魂魄
法憲猶督僕從李明等十餘人下堞與賊巷戰格殺
數賊旣而賊大至殺其僕且盡法憲亦中傷賊傳令
索主守者衆乃擁法并弟憲至賊詢知爲鄉大夫子
惟逼索金錢許以不死法曰吾父清白吏顧安所得
金錢賊聲色俱厲曰汝父清官難道無數百金買命

乎索之甚卒無以應繼以法兄弟善騎射抽刃加脛
上迫以相從憲大罵曰恨不生嚼狗輩謝城池欲我
爲降將軍乎卽斷舌噴血作厲狀不休賊怒械一日
夜榜掠備至慘毒萬狀而終無懦容款語遂同遇害
法妻李氏亦抗節而死憲妻董氏項中數刀僅得不
死法憲旣死而賊問土人以邢宦居官清正有德于
鄉人家本無財賊聞之亦自悔誤殺好人旋傳令不
許焚毀邢氏住宅嗟乎賊入中州膏賊刃者多矣殺
之而旋悔者幾人哉史氏曰余與韞斯邢公爲甲戌

同年且友善稔知其爲人凝如斷山凜若氷幹起家
濰水迄今歌孔邇誦神明者交口如一旣得兩公子
抗節狀則又爲唏噓太息不能已已嗟夫有是父宜
有是子蓋忠孝淵源然矣青衿無死責也明知去之
必生留之必死終不肯苟爲趨避此其天性植立所
以處死者何暇豫乎設居無可逃之地又肯昧昧猶
人耶噫身典專城責其守土乃甘心從逆屈膝媚賊
而城破家亡憤不顧身固出於閉戶攤書腰無尺紉
之士抑獨何歎聞法昔在濰署曾擬文信公正氣歌

詞甚激烈中有死忠盡節句或訝其謾孰知竟以成
一生之是哉命也有性焉彼綰符遇賊不以一矢相
加遺者視此媿死不遑矣苟顏偷活與慷慨就義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噫此義士之所以可傳也

義士楊君祠記

巡憲雲間沈

望

釋堂

長葛縣之西南有石固店者介乎禹許二州而入汴
之孔道也居人稠密明季流寇擾亂所在墮壞而石
固不得獨存里之諸生楊君惻然憂之以爲移民就
邑則道遠潰衆若聽之以爲孤注則蹂躪不可復收

於是急捐家財爲崇厥墉浚厥池畫而版鍾夜而扃
鏹其費不下數百緡而拮据况瘁迨過之於是石固
之民竟免于兵燹蒙其澤者已數千家矣當是時郡
邑大夫上其事於臺憲具題旌門會遭鼎革不果
行今我

朝定鼎中原幾四十年而石固之民垣墉如故屋廬晏
然於是石固之民登高望遠畢然長思曰吾儕非楊
君其能安全至今乎盍謀私祠而尸祝之且請記於
予夫陳衆以翠車白馬說降淳于而祠名白馬從事